

我的母親

莊世平題



第5輯

香港中國文化館出版

我的母親

謝冰瑩題

香港中國文化館

名譽館長：程思遠 鄭 群 馬志民 黃繼蘆 王善榮 翁紹裘
顧問：陳景文 沈永椿 王 奇 謝冰瑩 金紹先 趙元浩
周穎南 繆培基 李以勳 孔令仁 史 式 劉 流
雷 奔 洪啓后 符國柱 陳夏蘇

館 長：魏中天
副館長：廖獻周 劉士海（常務） 李明宗 呂 器
編 委：梅公毅 吳開晉 欽 鴻 梁兆斌 薛 汕 余錦昌
古浩輝 彭南滾 曹念明 魏清泉 徐 靖 韓毅之
譚行敏 蕭 亭 謝 炎 鐘遠蕃 黃偉經 汪啓鵬
石泉安 劉士海 李明宗 呂 器 廖獻周 魏中天
劉奉仇 莽東鴻

總編輯：呂 器
副總編輯：梁兆斌 古浩輝
總干事：彭南滾 公關主任：陳秀娟 副主任：余錦昌
發行主任：石泉安 財務主任：羅景怡

我的母親 第五輯

編輯者：香港中國文化館

（九龍紅磡榮光街 28 號 5 樓 B 樓）

主 編：魏中天 副主編：呂 器

出版兼
發行者：新泉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41—47 號

聯成大廈 6 樓 601 室）

總經銷：（1）香港中國旅行社

（香港干諾道中 78—83 號中旅集團大廈）

（2）深圳錦綉中華

（深圳沙河華僑城）

定 價：每冊港幣 25 元・人民幣 12 元

1995 年 4 月初版

五华县图书馆存念

魏中天赠

1998.3.24

孝子真情最

动人！

题
我的母亲

王若瑟
五
九
月

弘揚母愛精神
促進人類和睦

王善榮



生命之源

趙君浩

九の年八月

弘揚母德
興我中華

王鼎山
十月
九九年

鸣谢启事

本馆发展基金，承蒙关怀中华文化事业的热心单位和社
会贤建鼎力赞助，谨致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顺德市美的集团公司总经理何亨健先生

惠州市湘惠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余庆冲先生

香港中国文化馆谨启 一九九五年四月

我的母親 第五輯

目 錄

封面題字	全國僑聯副主席	莊世平
弘揚母愛精神,促進人類和睦(題詞)		
.....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僑聯名譽主席	王善榮
赤子真情最動人(題詞)		
.....	著名作家・全國政協常委・前文化部部長	王 蒙
我的母親(題詞)	著名老作家	謝冰瑩
生命之源(題詞)	山東省省長	趙志浩
弘揚母德,興我中華(題詞)	前廣東省副省長	王屏山
白石老人憶母親	湖南	齊白石(1)
母親	陝西	于右任(15)
思親記	加拿大	胡 蝶(18)
勤勞的母親	廣東	張發奎(22)
梁啟超的夫人	廣東	梁思寧(24)
慈祥的母親	江蘇	陳果夫(31)
母親的情懷	鞍山	胡月偉(33)
急公好義的母親	廣東	薛 岳(46)
母親的童話	石家莊	陳廷一(48)
母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廣東	陳揚釗(51)
虎口餘生憶母親	山東	武 鷹(56)
心底無私天地寬	臺灣	許燕吉(63)
堅強的母親	香港	余錦昌(66)
夢里重溫慈母愛	廣東	丁身尊(69)
母親,願您生命之樹常青	山東	喬幼梅(78)
集嚴父、慈母、恩師于一身的母親	美國	陳大哲(82)

母親的期盼	北京	朱先樹(87)
寸草何能祭芳心	上海	錢今昔(91)
娘還活在我心里	山東	丁冠之(99)
永遠回憶不完的回憶	濟南	桑恒昌(102)
母親與文學	石家莊	陳 超(106)
苦寒憶梅香	山東	于 峰(111)
我的母親杜秀春	河南	朱紹侯(116)
慈母親的像	臺北	謝輝煌(121)
媽媽永遠活在我童年記憶里	威海	朱德發(125)
母親的眼睛	山東	耿建華(130)
母親的教誨,母親的笑聲	北京	李民厚(133)
我的母親陳美魂	廣東	桂治鏞(138)
母子之間	美國	夏 天(145)
母親的苦與樂	河北	王德彰(150)
母親的坎坷	濟南	宋遂良(157)
我的母親張諒之	北京	江 楓(161)
給母親	新加坡	張 揮(168)
仁慈寬厚的母親	威海	張宇宏(170)
母兮鞠我 昊天罔極	山東	龔克昌(174)
永遠值得尊敬的母親	北京	馬希桂(179)
偉大的母親	美國 魏穗文·	魏穗華(185)
母親的情和愛	廣東	彭俊俏(189)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威海	高守德(193)
母親的詩	江蘇	憶明珠(197)
寸草難報三春暉	深圳	莊川賢(201)
苦難的母親	山東	孟祥魯(210)
懺悔的日子	上海	曹正文(215)
明智的慈母	濟南	嚴薇青(219)
母親盼我胖	北京	藍春榮(222)

無悔的愛	臺北	汪桃源(226)
我的祖母	廣州	關履權(229)
憶母親	濟南	任 遠(233)
母親的目光和毅力	北京	尹鈞科(237)
慈母的愛心和教誨	廣州	魏雙鳳(243)
勤勞純樸的母親	北京	彭士杰(246)
憶我的慈母	山東	周來祥(250)
母親之死及其他	廣州	吳俊明(255)
母親的卓識遠見	北京	鄭錦章(259)
賢淑的慈母	廣東	吳宏聰(265)
永恒的懺悔	山東	楊慧文(269)
母愛	廣東	葉汝賢(273)
月與人隨	南通	丁 弘(277)
永遠活在我心中的母親	北京	韓 霖(282)
春暉永駐	山東	戴 磊(286)
剛柔兼備憶慈親	廣州	廖宏而(289)
憶娘	北京	王宗仁(293)
春暉念切	湖南	流 弓(296)
緬懷母親	濟南	夏新明(298)
我的生母	北京	孫引南(300)
不是親母 勝似親母	山東	梁少康(308)
慎思明辨的母親	臺灣	廖文鐘·廖文填(311)
堅強的母親	北京	趙俊謀(315)
我是娘親的小乖乖	濟南	趙鶴翔(317)
淚與火的懷念	北京	張同吾(323)
我的守護之神	青島	耿林莽(329)
強者·母親	北京	張茂秋(333)
感念母親(三章)	天津	顏廷奎(340)
辛酸的記憶	吉林	張連第(346)

埋在心靈深處的影像	青島	馮光廉(351)
祭母文	吉林	夏 芒(355)
母親	美國	丘成桐(365)
編輯札記		呂 器(371)
鳴謝啓事	香港中國文化館	
封面設計	畫家	蕭思齊

白石老人憶母親

●齊白石



窮人家孩子，能夠長大成人，在社會上出頭的，真是難若登天。我是窮窩子里長大的，到老總算有了一點微名。回想這一生經歷，千言萬語，百感交集，從那里說起呢？先說說我出生時的家庭狀況吧！

我們家，窮得很哪！我出生在前清同治二年（癸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我是我祖父母的長孫，我父母的長子。我出生后，我們家就五口人了。家里有幾間破屋，住倒不用發愁，只是不寬敞罷了。此外只有水田一畝，在大門外曬谷場旁邊，叫做“麻子丘”。這一畝田，比別家的一畝田要大得多，好年成可以打上五石六石的稻谷，收益真不算少。不過五口人吃這點糧食，怎么能夠管飽呢！

我祖父是個窮光蛋，性情剛直，心里有了點不平之氣，就要發泄出來，所以人家都說他是個直性子，走陽面的好漢。祖母是溫順和平，能耐勞苦的人，遇到祖父生了氣，總是好好地去勸解，人家都稱她賢慧。祖父祖母只生了我父親一人，有了我這個長孫，疼愛得同寶貝似的，我想起了小時候他們對我的情景，總想到他們墳上去痛哭一場。

我父親蕢政公，號以德，性情可不同我祖父啦！他是一個很怕事，肯吃虧的老實人，人家看他像是“窩囊廢”（北京俗語，意稱無用的人），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做“德螺頭”。他逢到有冤沒處伸的時候，常把眼淚往肚子里咽，真是懦弱到了極點了。

我母親的脾氣卻正相反，她是一個既能干又剛強的人，只要自己有理，總要把理講講明白的。她待人卻非常講究禮貌，又能勤儉持家，所以不但人緣不錯，外頭的名聲也挺好。我父親要沒有一位

像我母親這樣的人幫助他，不知被人欺侮到什么程度了。

我父親是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十二月二十八日生的，歿于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七月初五日，活了八十八歲。我母親比他小了六歲，是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九月初八日生的，歿于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活了八十二歲。我一年之內，連遭父母兩喪，又因家鄉兵亂，沒有法子回去，說起了好像刀刺在心一樣！

*

提起我的母親，話可長啦！我母親姓周，娘家住在周家灣，離我們星斗不太遠。外祖父叫周雨若，是個教蒙館的村夫子，家境也是很寒苦的。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我母親十七歲那年，跟我父親結了婚。嫁過來的頭一天，我們湘潭鄉間的風俗，婆婆要看看兒媳婦的妝奩的，名目叫做“檢箱”。因為母親的娘家窮，没有什么值錢的東西，自己覺得有些寒酸。我祖母也是個窮出身而能撐起硬骨頭的人，對她說：“好女不着嫁時衣，家道興旺，全靠自己，不是靠娘家陪嫁東西來過日子的。”我母親聽了很激動，嫁后三天，就下廚房做飯，粗細活兒，都干起來了。她待公公婆婆，是很講規矩的，有了東西，總是先敬翁姑，次及丈夫，最后才輪到自己。

我們家鄉，做飯是燒稻草的。我母親看稻草上面，常有沒打干淨剩下來的谷粒，覺得燒掉可惜，用搗衣的椎，一椎一椎的椎了下來。一天可以得谷一合，一月三升，一年就三斗六升了。積了差不多的數目，就拿去換棉花。又在我們家里的空地上，種了些麻。有了棉花和麻，我母親就春天紡棉，夏天績麻。我們家里，自從母親進門，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都是用我母親自織的布做成的，不必再到外邊去買布。我母親織成了布，染好了顏色，縫制成衣服，總也是翁姑在先，丈夫在次，自己在後。嫁后不兩年工夫，衣服和布，足足的滿了一箱。我祖父祖母是過慣了窮日子的，看見了这么多的東西，喜出望外，高興的了不得，說：“兒媳婦的一雙手，真是了不起。”她還養了不少鷄鴨，也養幾口豬，鷄鴨下蛋，豬養大了，賣出去，一

年也能掙些零用錢，貼補家用的不足。我母親就是這樣克勤克儉的過日子，因此家境雖然窮得很，日子倒過得挺和美。

我出生的那年，我祖父五十六歲，祖母五十一歲，父親二十五歲，母親十九歲。我出生以後，身體很弱，時常鬧病，鄉間的大夫，說是不能動葷腥油膩，這樣不能吃，那樣不能吃，能吃的東西，就很少了。吃奶的孩子，怎能夠自己親去吃東西呢？吃的全是母親的奶，大夫這麼一說，就得由我母親忌口了。可憐她愛子心切，聽了大夫的話，不問可靠不可靠，凡是葷腥油膩的東西，一律忌食，恐怕從奶汁里過渡，對我不利。逢年過節，家里多少要買些魚肉，打打牙祭，我母親總是看着別人去吃，自己是一點也不沾唇的，忌口真是忌的干干淨淨。可恨我長大了，作客在外的時候居多，沒有能夠常依膝下，時奉甘旨，真可以說：罔極之恩，百身莫贖。

依我們齊家宗派的排法，我這一輩，排起來應該是個“純”字，所以我派名純芝，祖父祖母和父親母親，都叫我阿芝。後來做了木工，主顧門都叫我芝木匠，有的客氣些叫我芝師傅。我的號，名叫渭清，祖父給我取的號，叫做蘭亭。齊璜的“璜”字，是我的老師給我取的名字。老師又給我取了一個瀕生的號。齊白石的“白石”二字，是我後來常用的號，這是根據白石山人而來的。離我們家不到一里地，有個驛站。名叫白石鋪，我的老師給我取了一個白石山人的別號，人家叫起我來，卻把山人兩字略去，光叫我齊白石，我就自己也叫齊白石了。此外還有許多別號。（略）

我在中年以後，人家只知我名叫齊璜，號叫白石，連外國人都這樣稱呼，別的名號，倒並不十分被人注意，尤其齊純芝這個名字，除了家鄉上歲數的老一輩親友，也許提起了還記得是我，別的人卻很少知道的了。

*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我兩歲。四年（乙丑・一八六五）我三歲。這兩年，正是我多病的時候，我祖母和我母親，時常急得昏頭暈腦，滿處去請大夫。吃藥沒有錢，好在鄉里人都有點認識，

就到藥鋪子里去說好話，求人情，賒了來吃。我們家鄉，迷信的風氣是濃厚的，到處有神廟，燒香磕頭，好像是理所當然。我的祖母和我母親，爲了我，幾乎三天兩朝，到廟里去叩禱，希望我的病早能治好。可憐她倆婆媳二人，常常把頭磕得冬冬地響，額角紅腫突起，像個大柿子似的，回到家來，算是盡了一樁心願。她倆心里着了急，也就顧不得額角疼痛了。我們鄉里，還有一種巫師，嘴里胡言亂語，心里欺詐嚇騙，表面上是看香頭治病，骨子里是用神鬼來嚇唬人。我祖母和我母親，在急得沒有主意的時候，也常常把他們請到家來，給我治病。經過請大夫吃藥，燒香求神，請巫師變把戲，冤枉錢化了不少，我的病，還是好好壞壞的拖了不少日子。

後來我慢慢的長大了，能走路說話了，不知怎的，病卻漸漸地好了起來，這就樂煞了我祖母和我母親了。母親聽了大夫的話，怕我的病重發，不吃葷腥油膩，就忌口忌得干干淨淨。祖母下地干活，又怕我呆在家里，悶得難受，把我背在她背上，形影不離的來回打轉。她倆常說：“自己身體委屈點，勞累點，都不要緊，只要心里疙瘩解除了，不擔憂，那才是好的哩！”爲了我這場病，簡直是把她倆鬧得怕極了。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我四歲了。到了冬天，我的病居然完全好了。這兩年我鬧的病，有的說是犯了什麼煞，有的說是得罪了什麼神，有的說是胎里熱着了外感，有的說是吃東西不合式，把肚子吃壞了，有的說是吹着了山上的怪風，有的說是出門碰到了邪氣，奇奇怪怪的說了好多名目，那一樣名目都沒有說出個道理來。所以我那時究竟鬧的是什麼病，我至今都沒有弄清楚，這就難怪我祖母和我母親，當時聽了這些怪話，要胸無主宰，心亂如麻了。然而我到了四歲，病確是好了，這不但我祖母和我母親，好像心上搬掉了一塊石頭，就連我祖父和我父親，也各長長的舒出了一口氣，都覺着輕鬆得多了。

*

我六歲那年，黃茅堆子到了一個新上任的巡檢（略似區長），不